

小
倦
遊
閣
集

小倦游閣集卷第十四

正集十四

文十

清故中憲大夫山東東昌府知府原品致仕前充沂曹濟兵備道軍功加一級熊君行狀

曾祖某 皇永康州學生員貤贈中憲大夫直隸大順廣兵備道

祖光遠 皇雍正乙卯鄉試副榜貢生贈中憲大夫直隸大順廣兵備道

父懋紱 皇直隸大順廣兵備道 特贈太僕寺卿

廣西太平府永康州東城第一園熊方受年六十四狀

君字介茲號夢庵其先世隸四川巴縣君之高祖遷永康爲
永康人三傳至太僕以進士起家兵備大名被逆賊段文經
之難陽湖毛燧傳爲碑銘論其功甚辨晰太僕舉三子君爲
家嗣好學夙成下筆詡詡有生氣乾隆庚子領鄉薦庚戌成
進士癸丑授檢討在詞館八年改刑部主事君少侍太僕宦
游歷府道署十餘年更吏事初至刑部即硜硜特議嘗諍于
堂曰用法宜核情罪不當揣

上意爲高下益便吏胥以是不能得題缺計俸選禮部員外
郎入直軍機處題升郎中提調嘉慶辛未科會試旋擢江西

道監察御史不數月

簡授山東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故事道員于士民赴訴者准提則為屬吏所不快率皆違例轉發至批答詳稟率無所可否君一概絕去衡以事理訴詞始有獲伸者嘉慶十八年九月防河在工次聞曹縣之變未知虛實即募土夫勇敢者二百名星馳赴難聲稱率弁兵五千人賊望風棄城分逃至縣境之扈家集李家庄范水坑蔡家大小樓各處屯集君以故得入城繕守具督兵勇搜勦先後敗賊目李克讓蔡五倫曹永貴蔡五言李克順李名揚之眾惟克讓得逸餘悉就擒

擒事聞奉

溫旨拜花翎之

賜仍議叙軍功加一級十九年調赴睢工督挑引河同官以
早約太甚忤使者并劾君奪職既竣事降一等開復二十年
補東昌府知府山東自乾隆六十年

恩赦民欠之後至嘉慶八年清查州縣積虧至百二十萬巡
撫承宣以爲憂乃議視視肥瘠歲提節省銀三十二萬兩歸司
庫通力合作以六年彌補虧項其餘以津貼買補倉穀不敷
者奏奉

俞允既積數至百萬而上游不循成案非有力莫能邀撥補
其督署承宣者至有視事一二月而動撥數十萬州縣怨其

不公繳解益懈至十四年彌補期滿而虧數反增至三百餘萬遂減節省之數爲歲十八萬兩具奏展限三年及十八年限又屆滿而虧數又增至五百餘萬時值曹滑軍需肆為濫冒十九年

上命大學士駐東督查分別准駁計實虧摺數六百餘萬而某人某任虧若干則奏交巡撫核實恭辦二十年巡撫念虧數重大一出員名恐成大獄先將虧數較輕之四府三十餘員名開單恭奏得

旨甚嚴切而事不能已乃議提冬羨彌補授意六府二州先造冊短報虧數以結前案冬羨者山東州縣一歲所需取給

於漕餘之強名也其致規於本管也頗厚各府州顧戀觀望
莫能實舉其議者東昌所轄十州縣皆有漕君先事即細核
屬虧實數却所致規立程式除辦公必需之外盡提羨數以
補舊缺及二十二年八府州冊齊各員虧數皆不致于重辟
然惟東昌之冊得其實二十三年冬

恩旨赦免民欠查辦半載不能得要領承宣爲屬吏所愚遂
照報部奏銷冊數將三次清查奏明之官虧和入民欠以八
百餘萬具詳巡撫據以入奏

上察其朦混值巡撫身故遂除承宣名爲民而

命提刑會同新任承宣確查剔除由新任巡撫核奏計剔除

已入清查舊虧之外又積新虧七十餘萬巡撫念新虧之法至嚴議以墊支墊解作抵有候補府者家世于巡撫爲恩門檄署濟南府印而續更提刑又其所能左右之者乃相倚以傾承宣濟南遂自定冊式札致十一府州照式造送彙呈巡撫君以關涉錢糧文案例皆由承宣核准呈巡撫以達大部從無首府彙呈之事不照行觸怒而巡撫以君爲詞館前輩汜歲遂疑未發濟南不及待遂于二十五年春初嗾學政劾君巡撫懼亦續奏君迂緩不任事以原品致仕道光紀年君挈眷來揚州爲樂儀山長雋廣虹橋之西園既蕭然無家索又老病兼至而戚友習受伙助者不能相諒脩脯所入僅

以供任郵薪米之需每于歲杪輟講出游以取給道光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赴杭州五年正月七日返棹至嘉興卒于舟
次公子接函問匍伏奉移于揚州寓前僧院以圖歸櫬娶桂
林陳氏曾祖謚文恭乾隆中爲大學士稱名臣父蘭生湖北
荆宜施兵備道生女子子二長孟嫻工詩而天次潤華適陳
聚昌道光辛酉科舉人充

景山宮教習荆宜君之孫也君既除陳恭人服以長洲韓氏
爲繼室生子一貴齡娶江都汪氏君通達治體其所欲舉事
多切究有本末既已傷于哀樂衰羸善病氣怯未能稱其志
常信筆爲詩文不起稿應人求不自珍惜放失甚夥怯其篋

名偶園草者尚有若干卷皆跌宕可觀米偶園者君在都所
居得孫退谷宅一角之舊名也貴齡侍君宦遊年幼未能詳
君之行業余以嘉慶七年識君於鎮江後在蘇州在都下交
益善君任兗沂任東昌皆曾一過其署而山東復查氏久特
余實客承宣署司其事備知始末故掇其生平以告有道德
能文章而與君交善者徵信以託不朽焉道光五年春二月
三日包世臣謹狀

祭周石芳先生文

道光五年三月日門下士包世臣謹以清酌伺于京口醉戶
部侍郎江蘇學政座主湘潭周先生之靈而言曰嗚呼先生
之視學江介也當蹶後復起是宜畫職而守懲前此獲咎之
以勇于赴義也而迴心乎恤民不惜越俎以重拂守土者之
意卒使災民小息而陽侯之虐不得重肆故途人歌之曰諱
災之吏壽以康謀求民瘼棄我己可以爲之仰首問天而低
首流涕者矣久已天下之相習以不任事也以全其生以保
其富貴先生見義必爲不渝終始謂非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者乎世臣居不避負下學不從枉己爭名者之所共推當路

者之所深恃而先生則擢既敗之卷而進之門墻又錄舊著
之書而藏之篋笥夫豈有門戶之見存其胸臆耶深知士君
子所有事者在任重而尚志而大臣之責則在樂育人才為
天下儲不虞之備也世臣年已五十精力衰耗其何能起行
所言以白先生貴士之效於斯世乎陸氏蒞荒無可言者而
先生竟逝矣誰其嗣之至可悼痛非徒為患予知我洒西州
之淚也嗚呼哀哉尚饗

讀大雲山房文集

右初集三集共八冊故友陽湖惲敬子居之所作也子居文
精察庶悍如其為人其紀畸人逸士以微知著常數語盡生
平持論有本末言氣化言仙釋皆率臆而談洞達真契推勘
物情不事谿刻而終莫能遁近世言文未有能先子居者也
然敘述撫仕富子則支離拖沓有所諍議必擲掄顯要即謂
訕守土長吏率多府罪于下是其不能無蔽也子居性不欲
有所後于人而義昧蓋闕故于古先賢哲所不言與言而不
敢盡者則莫不言之又不耐受譏彈流輩固無以加于居震
聲氣矜罕能以所欲言進及進而得盡者子居之文必傳于

後世然其必以是教者致累亦無疑也然古文自南宋以來
皆爲時文之法繁蕪無骨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
芟芟系之自謂真古矣乃與時文弥近子居當歸方邪許之
時矯然有以自植固豪傑之士哉其兩集目錄述古人淵源
所自當已然與人論文書十數首仍歸方之膚說將毋所與
接者庸凡不足發其深言邪抑能行者固未心能言也予將
訪哲弟敷子寬於海寧子寬心成之士能言其兄文所至者
者也故書以訊之

書昌黎條後

道光乙酉仲冬既望覓食渡江踟躕舟中不自顧也
荒市得昌黎條首尾微有漫滅晝夜誦之察其筆勢
生動矯異與弱冠以前所見大殊既卒業因書其後
曰退之讀鷓鴣子至賤生于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
千金者而悲之退之議淮西事得情勢庶幾一壺之
用矣然四獻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袁紹敗于官渡曰
無顏復見田豐殺之而後入是故用其言而有功則
懼人之居其長也不用其言而致敗則又懼人之形
其短也烏在其以失船而貴一壺哉以予所聞近世
事惟故相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

以為進占得占大功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
防陡蟄文成斥其挽成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
榮吉不至召之則于堪上再拜使者曰為榮吉謝公
相堪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疎虞
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堪蟄馳至
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
吏賞千金未幾昇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濕衣以
上賜黑狐端軍護之良久乃魁文成遂有劫而薦榮
吉震无咎者存乎悔蔚為宗臣豈不宜哉退之又云
命與仇謀亦文成形容非事實果退而謀命于仇也
則不為前言也已

劉烈女傳

劉烈女者寶應劉準之女也生數歲準以字同邑應銓未幾
準妻物故而準當往山東烈女無可依遂歸應氏為童養媳
稍長給井甃泮激役如成人銓之父母咸宜之迨吉而銓病
醫療轉篤烈女飲以臂肉竟不起縗經三年至嘉慶庚午服
既除銓父遺準書曰吾夫婦老無他息倚君女如子然不忍
其父失恃也準達書聽主婚議烈女聞之遂中夜縫緞衣裙
啓門而溺於河閭黨哀嘆同里栢陽葵以聞鄉大夫士請於
有司歲甲戌得

旨旌門而配食於邑之朔城烈婦祠其以狀乞傳者烈女之

族兄優貢生竇楠竇楠好學有文采樂道人善余雅所愛重
爰次其傳而論之曰烈女可謂忘乎禮之於禮而動也中者
矣近世尚為苟難以嫁殤為貞女殉殤為烈女而周公之禁
孔子之教不足以奪流俗師心之說致良家淑媛於非命者
數矣考烈女之行其得謂之殉殤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
成禮曰夫婦備禮未成則曰兄弟童養於禮無可準然呼為
養媳則婦名成矣禮有吉日而婿之父母死則女家使人吊
婿家葬而致命親迎女在塗則改服以趨喪明在塗則女道
已終而婦道伊始也有吉日而婿死女斬而吊葬而除以其
無三年之恩也烈女長於婿家以在塗累之為終重服宜矣

禮不貳斬聞變而殉之不亦可乎然則何以女之也律子未
待命而與養媳同處者依違犯教令以烈女之不鏤而雕動
止合度其不以情欲之故陷婿於不義亦明矣若烈女者信
乎其已乎禮之於禮而動也中者也

跋李紱書齊蘇勒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

穆堂先生以淮揚運河淤墊隄與城平議開新河於運河之西以挑河之土別築西隄則東面有隄兩道河身淤實如山可保不潰其議確鑿可施行蓋西隄外之湖灘與東隄外民田高低略同比之河身低且丈數然以行之今日則工游宜展至清江迤上之五孔閘由蘆城河抵昭關填合於邵伯湖以下之瓦窰舖惟新西堤臨湖宜做內外各五收大坦坡加栽芡蘆以護隄身不必再做石工免致年年糜帑黃浦白田舖兩雙閘即留為減水入舊河之路則寶應以下之下河田畝仍可藉其灌溉為貴雖鉅為利甚大而可久然亦必先能

治黃使不倒灌其效方見然即有能治黃者運河身窄淤堅
非水力所能盡刷仍須大挑而東隄究險故此策在今日為
當行也余往來南河二十餘年所見以謀非已出寢而不用
致誤機宜者數矣不謂敏愨賢者乃聞其先掩卷三嘆愚見
有與李公稍異者遂節注明之後題其後以歸然深默深網
羅近世有心世道之文至夥而河事尤所注意得李公此文
使余質其是非故與為深言道光六年四月七日

清故江安督糧道署江寧布政使除名戍伊犁放還漢軍朱

君行狀

曾祖夫爵字允修山東兗州知府 誥授光祿大夫

祖倫瀚字涵齋副都統署理侍郎 誥授光祿大夫

父孝純字子頴兩淮都轉鹽運使 誥授朝議大夫

正紅旗漢軍吳必慶佐領下朱爾賡頴年六十五行狀

君姓朱氏源出故明代藩中葉脫屬籍居山東歷城為歷城

人其世次不可紀君上世名永安者宦遊遼陽遂焉家其孫

以天命中入漢軍隸正紅旗四傳至侍郎以書畫名天下族

始望都轉傳家法尤工詩古文辭師事副貢生桐城劉大槐

才甫得其傳自為諸生時都下老宿皆納交與京堂桐城姚
羅姬傳編修鉉山蔣士銓心餘知府丹徒王文治夢樓允學
應鄉舉卷出王君房填榜時監臨主試同攷見其名驚嘆曰
此即為萬山青到馬蹄前者耶其為特流府重如此君為都
轉長子原名友桂字丹崖及充滿章京直樞密

高宗雅不欲旗員同漢人名命都轉擇滿文可連姓成語者
為改今名以漢譯之為好古字之曰述堂君又別為號曰白
泉故天下皆稱朱白泉云君自為兒童時即與仲弟廣東候
補道朱爾松頌以穎悟稱都下都轉出令四川廬山東江南
君皆隨任才甫姬傳心餘夢樓與才甫之高第弟子歛孝廉

方正吳定殿麟皆至揚州客都轉署君從容質難疑義作為
詩文書畫皆取法高得古人之意然非其好也常登山臨水
弄潮走馬挽強貫微又好竒門六壬風角諸術亦復耽禪悅
涉聲酒意之所至輒傾倒無餘唯欲多工人柳榆儕輩于顯
要無所屈服然能急人之急推解無德色覆家貲至大萬以
是為朋友推重而媚嫉亦隱伏焉君既成童以川運餉急都
轉為援例得主事弱冠籤分兵部為管部大學士誠謀英勇
公阿文成公所器入直 軍機處洎授武選司洊歷本司掌
印郎中薦列一等乾隆五十七年

簡放江安督糧道署駐江寧與總督同城時總督蘓凌阿所

用閩人為大學士忠襄伯和坤舊隸頗恣睢用事蘓公以伯
相故加意優容群僚屏息君廉得實蹟入白蘓公出命徒卒
猝而遣之旋從蘓公至安徽太和縣查辦逆匪劉之協時新
授安徽巡撫陳用敷自都出經定遠縣聞縣氏任枝常茹素
遂籍其家得彌勒佛像又得新舊紅帖二事上署出錢人姓
名除重見者共得百卅餘人陳公據以為從學彌勒教之根
基錢志捕治逮繫之有

旨飭蘓公會鞠蘓公故倚君時刑部侍郎宋鎔以安徽道署
按察司事與君善君與宋公檢核二帖名既有重出不類根
基錢簿因廉得任枝家有婚嫁事於後籍錄賀錢人姓名故

紅帖若簿記遂平反其獄全活男婦以千計六十年春太和
獄竟遂留安徽署理布政使事是年冬引疾回旗嘉慶紀年
病痊以母氏梁淑人年老有疾請改京職選授戶部郎中時
伯相張甚監奴劉全之女夫號檉柳蔣者倚勢奪民產訟於
現審處同官望見蔣皆蹴踏不自安君叱使長跪掌責數十
同官皆失色驚走君獨受其詞以白伯相有西賈利旗租地
發言者使得與民人通買賣事下戶部堂司皆被惑君獨不
肯下議賈啖以白金二十萬君正色曰旗人居積本微薄又
不善治生若聽與民人買賣旗地不三年旗產且當盡吾願
利賈人金使二十四旗十數萬戶盡困飢食寒邪特管部大

學士朱文正公廉得其事驚焉希有值考察文正以君自告
改例不用外面奏君才守堪大受而以告改例不列一等人
才可惜奉

優旨授廣東潮州府知府特潮州內洋有匪船六帮鷓鴣張日
久又有閩匪朱黃特來窺伺尤強點君抵任即周歷海墘集
村民爲練勇並商之本鎮今山東巡撫武隆阿得兵一千沿
海暴布嚴斷內奸接濟米水朱黃糧絕改乘小艇逼岸死鬥
君率兵勇接仗四次疊挫其鋒朱黃起旋走台灣六帮聞風
胆落并力自保君相機堵剿六帮益覺君念匪衆雖多然真
盜不過什之二三而被脅入夥者居其七八不若開示生路

散其黨羽必死之心即以剿撫兼行之策上粵督今任直督
那彥成那公以為善三月之間盜魁黃茂高許雲湘王騰魁
楊勝廣黃德東關兆金等皆授撫計收得巨艇二十七隻盜
黨一千四百二十六名大小炮二百四十七位火藥一千百
八十一斤器械一千八百九十一事潮郡蕭清君遂擇其強
幹者三百餘人謀之練勇而罷其餘歸田里特會匪巨魁李
崇玉黨衆盤踞患潮山谷中而自率精銳數千人遊奕海上
君因遣就撫新練中之有才辨能道威德者誘之自投朱贛
幫夥上有潰散來潮乞命者君遣以梁洲人憂去職未能竣
其事嘉慶十三年服闋起官雲南曲靖府知府十四年廣東

海盜充斥東路則郭學顯西路則烏石二中路則鄭一為三
大幫鄭一死其妻石氏弔鄭一嫂領其衆鄭一嫂與部目張
保私通分十船與保自領別為小幫而別幫弱小者多附保
遂與三大幫為四而內與鄭一嫂合故中路尤強甚常入內
港登岬恣剽掠官兵與遇輒敗衄前後戕軍官至十數

仁宗乃命協辦大學士百文敏公以山東巡撫擢督兩廣當
君之守潮也文敏為廣東巡撫知海事非君不辦請於朝遂
授廣東高廉道君既至文敏先期已奏署督糧道留省垣總
統剿辦洋匪事務君見海口各炮臺皆築於山頂以期瞭遠
然火路高匪船出入臺前砲子或自桅上過不能傷建議留

舊臺爲瞭樓而別建新臺於山麓使火路平水面匪船過者
發炮輒其幫匪鋒屢挫又飭並海郡縣嚴斷水米如在潮州
時又偵得紅單船並海運鹽而匪船之篙蓬纜索寔資接濟
請改鹽爲陸運而撤紅單船入內港匪勢漸蹙君乃招前所
撫用首民使爲線人下海說郭學顯自崇玉就撫那公假以
翎戴道入都懸首某市洋匪以爲被誣莫肯投誠學顯素聞
君名又見撫受撫者故無恙遂首先從線人歸命君白文敏
公稍優待之以勸來者未幾鄭一嫂亦至保勢尤孤帥其幫
數萬人抵虎門使線人入報請督臣親至海口得面陳乃敢
投仗文敏召文武大吏會議莫敢發聲君獨進對曰危事不

苗張保自知戕官兵至夥罪大惡極非郭學顯比逆降恐為
李崇玉之續衆既多現糧無繼若拂其請必上岍死兩去
省垣才數十里城外居民百萬毒萬有毒可為寒心願請與
署司溫承志中軍副將張紹緒從憲臺盡撤兵衛單舟逆詣
諭以恩威必可集事文敏曰諾即具舟召曰是未可造次今
日請命南海番禺兩知縣偕線人至張保船告以明日惠台
自來受降方足以招威重且使彼籌熟而志堅也翌日昧爽
文敏遂登舟行四十里見保列巨艦百數杉板船數百對排
下旋夾水道如衢巷望見座船賊艦舉炮以迎聲震城中城
中人皆慄慄登岸無人色至午始逼保坐艦相距二十文保

請過船君叱其使曰大人來海口受撫張保當登座船沈首
乞命速歸報君仍驕肆遲疑則無死所矣迨晡張保至船艙
將下杉板而返者三卒從二十人露刃至君白文敏命其從
者志登舟而獨召張保入艙張保自陳罪重難赦願先解散
餘衆自留精銳三千人配鉄力大船三十隻杉板六十隻至
西路招烏石二不聽則擒之以功自贖君待坐遠問張保曰
若須炮位幾何兵械幾何未糧幾何往返若干月日炮械若
自擇精好者報明配用未糧則大人賞給若若既歸順便同
練勇若據實合計稟大人候恩諭文敏乃許給米三千石撫
慰而遣之回船翌日張保遞交船隻器械使餘衆上岸受撫

而自帥精銳起授出洋羣謂張保以乏糧求撫且其解散者
天都罷弱今以三千精銳配用船械又精善更得米三千石
必為大患將不可制蜚語四起君笑曰是不必以口舌爭至
期張保果誘烏石二至高州烏石二既至而頗中悔文敏乃
急誅之三路悉平烏石二者麥有金與其兄有貴皆居烏石
鄉故有此合號也既竣事君得拜花翎之賜並先後優叙軍
功加四級十六年文敏內召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河減墾
決口復出為兩江總督文敏

陸辭以君為請

仁宗恩君故官江南情形熟悉又隨同文敏辦事得力遂調

補江南鹽巡道使得就近差委君以十五年調署南韶遂奉
差押要犯交刑部以十六年九月差旋至蘓州舟次命先是
君以七月初至清江浦文敏抵任才數接調任之日以君係
客官屬訪求南河真實情形文敏出都時于景州發手書延
予至浦議河事予至浦而文敏方會河督陳鳳翔前往查看
海口予因得遇君于旅館時李家樓始決水當由洪澤湖出
太平河歸黃而太平河淤為平陸湖口之東清填外即運河
頭填其金門深四丈餘比太平河伍且五丈而運河寬才二
十丈并受黃淮勢必橫潰本管道廳議挑太平河使寬深以
三十萬餉限一月竣事工員莫肯任清江士民惶不自保君

從容問策予曰於頭渠外接長蓋渠逼溜北行則太平之浮
淤自去水來甚速斷不能有月餘暇隙俟挑河工竣且挑成
而不能掣溜入黃是奔三十萬帑金而從以清江淮安之百
萬生命也接蓋渠費不過萬餘兩十日可成救急先務無以
逾此又泛論南河興衰之故君頽悟絕人聞聲神解遂與予
爲布衣交閱五日文敏回浦予工謁文敏謝病予辭君返揚
州君諄勸緩行入詢文敏乃知文敏初至浦工員知延予主
河事莫不懼徧求中外與文敏締畧者蜚語阻止之以十
數君曰包君文辨絕人精善河事且忠誠廉介義形於色
主上洞識工員之不可恃故委任思門凡能與工員為異同

者正恩門所當吐握旁求者也今于千里外手書招至而以
讒中沮怨天下有以窺淺深因以蓋垣事告文敏且曰此其
略非包君不能詳也文敏頷之又三日乃以分夜求予于旅
館中拍畫機宜文敏以爲然越一日遂偕至河口相度乃決
接蓋垣八日而水至蓋垣將成太平河新洪制如沃雪不數
日槽寬二百餘丈深三丈清江民乃安枕君見蓋垣有成效
乃買舟回粵行抵蕪州奉調回棹受事以九月至浦督挑減
工中段引河未幾文敏札飭委員遵照新定章程圍估葦蕩
君復至浦聞浦上蜚語中予者益多而予又以面辭文敏保
薦之故忤用事人意内外掣肘君遂白文敏延予襄其事凡

予有條議君輟以公牘上之得施行者十之七八文敏復檄
君協理河庫勾稽錢糧督籌葺蕩而

欵部事件及提審地方重案又輟委於君子檢例案核估銷
驗供詞比律意的斟酌輕重批荅申移常若手目不相及而君
出查工入獄獄猶以暇隙集賓僚飲酒較射度曲無每遽之
色君之葺蕩也知右營樵兵向無額人開採時營員領帑下
蕩蕩內弁自臨時雇募夫乃樵畢即散弁自專其利而弁目
又爲灘棍所持以致蕩料歸灘棍者什五六歸弁目者什二
三歸工者什一二營員朋分額餉而已前此雖經專派道員
儘蕩搜採才得米十數萬束而正額常虧至過半君乃請以

蕩內淤變不產柴之腴地每樵兵一名給地四十畝以為兵
基嚴驗年貌箕斗蕩始有兵又驗蕩內溝渠淤淺出筏難而
採不及遠請濬舊挑新直達蕩底特新築長堤水次隔在隄
外為請隔堤搬運經費又念每年搬運為費不貲而樵兵難
得地畝無棲止房屋籽種牛具終無寔濟乃請糊廠牛具籽
種銀兩分給各兵以後搬運過堤即用官製牛具以垂久遠
又念葦蕩營守備千把本係撥營有兼管地方之責既無衙
署難資辦公是以常年住浦僅以開採停採之時兩度到蕩
即住井目之家附蕩居民挾制欺凌情狀百變強取私偷不
能禁止請申明操防舊例于偷竊官料案件聽其自理建衙

署設儀從而地方事件應參處者仍歸甯灣營使得以專力
理蕩蕩始有官文敏皆據稟咨行立案至今使之是年即採
足正額二百四萬束又增採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查案分別
遠近會同庫道詳明分派各廳以濟工用十七年四月採筏
搬採畢營員出具收管陸續交船君回署供職廳員奉派
蕩料例拉購價沾潤較少而灘棍夙昔以蕩料與廳員為市
者彼此勾結船兵又於中途改相交工時斤重或不敷於是
八廳知照公稟院道欲翻蕩局文敏悉其奸謀會河督飭庫
揚海三道查訊結稟君復自省至浦會同海道酌定採辦十
七年新葦穰口為二尺八寸較舊增三寸估右營得柴八百

萬東以奉委署江寧布政使事未及估左營先是三月初李
家樓將次合龍各工無料洪澤湖自仁堤掣塌洩枯水勢出
禦堤甚弱君恐黃歸故道正值桃汛或致倒灌派委沿途催
提右營正料先交外南廳而左營把總錢永勝押蕩料五十
萬束停泊李工私到禦黃堤與廠員議折交分數黃水驟至
冲塌禦黃堤至三十餘丈運河幾溢召飭錢永勝責令即日
提船拉堤自効乃得晝夜搶堵不至塌寬成事八月內切灘
溜掣馬起營工大埽三十餘段殆欲穿堤廳員急接過境蕩
船得料二十萬束源源廂補幸免冲決而十月內故河增陳
公以文敏劾詞誣罔訴於都牽蕩事及君

欽使以十一月抵浦查訊為工員熒說所悞適有舩營尾幫
載料九百束無曉收受泛蕩河中三四月工員曠使泊於洪
福庄請

欽使查驗遂據以為率凡自春徂秋取有工收報明廂做婦
段之料三百餘萬束皆照此核算斤重君因文敏原恭陳河
督之詞虛涉恐不能必全而獄無出路難為結正願以身任
不加深辨遂被虛糜錢糧苦累雜兵之嚴劾遣戍伊犁君素
不習河事才數月而能通徹全局深解機宜十六年冬南河
總督黎襄勤公於海道任內督辦減工下段引河於倪家灘
迤下就河之土山壑築縵堤三千丈束水攻沙首尾緣以格

堤十七年三月李家樓合龍水至綏堤內不能容格堤沮遏
水頭上游漲而不流平大堤者數十里而襄勤先稟嚴守格
堤文敏據以入告奉失守格堤即行軍法之

嚴旨君飛稟改守大堤聽溜穿格堤而下旁洩始止未幾桃
汛至而減堤大工合龍特基有積沙溜勢急攻堤身展側搶
護不能止君啓陳公於大堤迤上築抵水斜堤逼溜入泓不
數日堤根掛淤迄於穩固君以嘉慶十九年春扞戍所二十
五年冬

賜環城中無一椽之居都轉墓在西北郊外牛房塋旁有祖
遺旗租地數頃坟園三十餘間君稍加修葺徙家屯居督子

姓讀書並課耕牧道光二年君猶子朱魯以知縣棟發貴州
君頗憶舊遊遂以四年春卒於朱魯綏陽縣署君自戍回旗
予適滯跡都下招携同寓僧廬者數月君有手冊紀自嘉峪
關外至伊犁程途附及風土形勝甚精密有條理凡自新疆
來者共以銅鉛廠聚衆為憂君則謂給役其中者每日可得
制錢二百餘彼處物力豐盈人日得四十文便衣食優裕人
各樂生無可慮者唯厄魯特種類日繁又不善為生而客民
以術魚并之終當為患時又議籌八旗生計君前查蕩時見
底堰外荒地腴美唯瀕海受潮土鹹不耐種植而粵東有鹹
水稻收成頗豐即欲遣人至粵東於秋成後收新種數石并

召粵東老農二三人來江南試種以盡地力未果而被議遂
遂以此說徧告本旗莫能舉惓惓之義不變窮通有如此者
配宗室氏鄭

親王之孫女長子朱奕勳官山東知縣被議罷職次子朱奕
亨候選通判女子子二長適戶部銀庫員外郎達林泰次適
鑾儀衛雲麾使祥泰俱宗室夫人出季子佛靈安側室劉氏
出公之不祿也勳以交代未結不能奔喪亨奔馳萬里以五
年六月扶襯歸葬于都轉墓左子受知深而共事久得悉其
生平故紀述數大端以俟當世之有道德能文章者論定焉
道光六年四月八日舊部人色世臣謹狀

山陰縣志卷之十六

正集十六

文十二

上海縣新建黃婆車祠碑文

書三案始末

張張申序
接李行被

嘉慶廿一年閏六月初一日江蘇銅山縣新集民段繼幹
門首有男屍浮出池面初三日知縣楊秉臨詣驗屍身
潰爛照例以無憑相驗殮埋立案新集距城二十里月
之十九日昧爽縣差張原持硃籤率白役數名拘繼幹
並其切隣張起入城始知十八日有原充本縣刑書之
葉姓具呈云前月廿日遣子孝思往段繼幹家討帳至
余未回聞繼幹門首池內有溺斃男屍是否即係孝思乞
與繼幹到秉臨立詰負欠殺人狀張起謹以並未見有
索欠人未段繼幹家遂用非刑熬審繼幹起而晝夜不
承乃遣張原至獄中諷繼幹輸白金貳千兩再加五百以

了衙門則事可已繼幹不允翌日又刑訊昏絕再四繼幹
長子擱徐州道嚴娘與訟冤發縣收管繼幹妻李
氏敏達公曾孫女也見夫囚子押遂遣其母家姪訢
於都及繼幹起罔筦於獄秉臨懼其友張姓教以
前去軍屏池水以驗形迹七月刑部被誑乃搗幼子入郡捧
贖出首呈出斯和之樣銀十定期票二千而又田四百畝
文契奉旨交桂生覆審業在撫部堂供認報縣原
呈乃縣署刑友張姓所做張原轉授投逆其襪內書信
則繼幹既死之後張原引至署內密室楊知縣手寫信
稿命其照膽桂生既受詞欲猶獨自下而上濟委素名歷
幹之開復知縣周以勳隨同蘇州府知府訊詳桂生有中

車馬池水以驗形迹越日車見池底得蘭浦祥一修白布
車機一奴葉地為孝思為帶一版其便改命葉地子敬呈
機內有書一封任在池邊尋索財物有書信函重非坐大車
由出用大車孔村為異各云為性已懷信屋欠稅以不備
亦歌書書之及與子行月之可數次而之其意助今
道兄子送府不致五推身性不足意故好子為高知
機外附為候一帝軍能為重自一可教免妻身者推
相送之車

自承祀為日六百里為推人仁卷宗申刻文到信成到性
將子死於押取女書內行書入城候死有子地用成世祀
至氣深矣西畫和六死女書推至消推正年葬少按家候

缺留辭去子士南江控勞西五危以惟禍道危仲易思者
理但思故故与事能存旧内官而仲身先括劣以苦事存思行
某月三十日晚到健梓家健梓歎於破潘產時後五生
相提及李只健梓囑令去子拉提地事殿健又自取門內
達叔子孝思確南空橋委出提境健梓父子懇乞
免片起於月德佈息天刑去五痛謝才子比痛夫情切
在情而悔而重罪者存存財並去以法為撤振李氏
事不備字限為免服仲身及勤特直提弄病收以
若布以健梓程生并入新

上帝初閱時一垂拜弄子肉骨故信仲身又位哉者不服
秋訊依詳奏依以事妻使原生德已布子尚四書存李氏知

表弟祝純燬以從九品在蘇試用兵有所干既得請而率
為贖者所奪積怒稟揭桂生貪枉十二事桂生畏閣督先
發遂奏請查辦適閣督按蘇大閱以勲迎于許閣稟知
奉委審段氏案閣督問是否已得要領以勲對曰葉姓呈
襪內原書並未拆封是其孝思尚未入繼幹之門閣督
曰此案吾例迴避人命至重苟能得情平反吾自當
奏請嚴議斷不可稍涉瞻徇謝罷之時寶山縣出
缺在蘇省為最優先以安徽布政使韓克均故定
調其兄句容縣知縣韓慧均而原任徐州道單澐自
本籍迎閣督於鎮江遂改用其姪江蘇布政使理
問單鵬圖命澐具稿及聞以勲言乃於較閱蘇標摺內

附奏以周以勲補賈山摺回以勲欲辭委赴新任而桂
生所奏純絕假事已下閣督交質約成桂生知以勲
工為上下手不聽其去以勲乃急識此案搜根剔骨
使人諷秉臨稟許以勲曲徇原告有意傾陷以勲乃
執委員被許廻避之條得脫延至廿三年春閣督
嘗純假設誣妄挾制發遣桂生遠以李氏始終固
執依婦女收贖例覆奏道光紀年余自都督江蘇
按察使誠端之官取道銅山道路言段李氏之冤
甚悉抵署調卷共閱之乃得始末月餘江蘇巡撫
魏愛軒告居博曰今早接京信段李氏又攜子行丐
至陞督府喊冤矣此案初起時吾陳臬浙江深

知其沈寃到時須手慈心為之平反居傳若以途中聞人言
○日前閱核原卷信為謬誕及李氏適到撫部言細
思段李慈意在詐財居傳笑曰段繼幹若非富子則不
涉此禍今既入亡家破即詐財豈償本耶撫部坦然自
後遂不提段案七月二十六日撫部以監臨出省密屬蘇州
府知府顧騰伊在居傳催委員速訊照案議結揭曉回
轅便須覆奏予久聞撫部意移居傳漸亦不能力爭遂
託故辭館臨別居傳諄求贈言予曰但願閣下得調他省
不結段李氏之案而已居傳旋調陝西接任陳廷桂如督
撫指議結督復稟奏段李氏乃健不故當以承遠監
禁而繼幹亦鮮之日山東有徐文誥之案

徐文誥者山東萊州西鄉富人。也嘉慶廿年前六月三日
日夜巨盜奄至文誥宅弟文顯侍母宿後樓聞盜各持
火鎗下樓拔閤肩倚而出連放數十響及柵門于鎗火
兇中見人躺地盜已去呼衆炳燭驗死者則其家武士
柏永柱也當柵門內夾道盡處為文顯住房被劫銀兩衣飾
文誥以閏六月初一日入城報盜初三日知縣汪汝弼詣驗入柵
門即馮翰廠屋五間繫騾九頭皆高健膘壯柵門着外
必築砂子浪如里子矣盜之屋有認臨吏道破獨而不能
進入門扇無聲乃撬形迹詰矣單開載衣裙文誥無能言
衷稟顏色者汝弼當開導文誥曰家長疑賊殺雇工
又罪工科徒且汝有力納贖不必裝點盜情自取重饒

庚文誥驚懼即入城雋其故誥泰安副將以白金三千兩
餽文誥文誥却之徐收文誥文誥迎歸家文誥駐省有餘里初
二月應城捕後獲夥盜楊進忠鄭三標二名訊認隨王大
杜王三杜等十人于前月三十夜行劫泰安徐文誥家銀
兩衣飾並鑲覽其僱工柏永柱起出哈喇套袍一件當
票二亦係分受徐事王之贓歷城刑書飛信告文誥文
誥得信馳至省認贓即抄供赴司控致弼詳監程國仁
為按察使與弼弼同鄉居館職又善于家督之鄉會同
年也乃檄長清縣知縣戴此帶犯赴泰安會弼弼勸
詳進忠等指出杜甚晰弼弼終拂衣回署此贓至而弼
弼已以四可疑單銜稟報隨稟上省謂國仁日文誥係

事至若無別情何肯以重賄行求國仁見汝弼直已足汝
弼及聞却賍事遂定計嚴勘文詰發濟南府審辦知府
胡祖福承指拷訊文詰及其管事族勇文現兩味潰爛而
骨皆見蛆蟲出入如彈丸以進忠等又供夥盜精章印事主賈
頭真贓未獲不能竟縱於是工誠曰徐文詰依家長毆殺
催工人律擬徒楊進忠等若歸文詰報劫案內議結殊多
空礙應請歸于章印縣事主被竊驢頭案內候獲
贓日從輕議結國仁據情詳咨奉刑部指駁格填柏永
柱胸膛火傷一片砂眼三十七處脊背火傷一片砂眼四十三處
心竅何能傷及兩面况火器傷人例擬故殺取令覆審時
祖福已擢登萊青道接任則錢俊督同委員拷掠逼供

後遂通駁當文誥故被論斬工諷曰相永柱死傷兩函應
請刑改一傷以符刑案國仁方核轉以升廣西布政司去任又
頭見家貧蕩西環大學而兄又以無辜擬遂刑徒身赴想都
下奉刑

嚴旨亦汝禍救供誣陷而苦累事至縱盜殃民之間官以監
賊更為可惡審正後即宜正法以快人心而飭官長於自是
巡按以下莫敢復言此案者故直隸總督張永惠起用山
東按察使以東省盜風最熾訪得東平州丁夏在籍
之原署廣平府知府王兆奎三世富盜飭首縣戴此前
往督捕檄留省審案之招遠縣知縣魏秉代理歷城縣事
秉核印簿有刑學孔刑志順者刑家空註久而文誥遂因夥

盜有刑進朝亦刑家定人疑其同族遂召學孔等密詢之
許以重賞與五日限捕盜朝既到案則供認如進忠等並供
商同王盜之刑泰前曾借伊京錢五吊分贓後同行至章
邱界天尚未明當分道遂向索欠刑泰若以管贓還致進
朝欲將其所分女緇襖充真刑泰執所值浮多不肯付給
進朝即拔刀嚇戲適傷小肚倒地棄刀驚跑棄衣即
赴同查案章邱果有是日驗報受傷無名男子詳文年
貌与刑泰同移提庫貯衣服有金緇襖一件金耳挖一枝春
湖搭膊一條皆文誥失單內物温公始信此詳贖其確傷
提文誥文現之蔡祖福後恒懼在布疏言於中外以為各把
到案皆不拷而承頭係贖買又言柏永柱之妻美艷文誥

國伍為妻假盜謀殺有狀及提到柏永柱妻則麻面應騙
盜無人形祖福後詔塞續獲三犯供云如前而賄買之說
益甚計此案正盜十一人立時成殺一人病故一人逃避犯正三人
而兇盜王大壯王三壯在其中溫公欲係獲過半年先後到案
衆供確鑿胡先決從罪巡撫和舜武既為詭詠再感又
慮問官答不可任必款監候待有溫公乃募線人張鵬考
濟南府狀頭取大壯母家書浮海至吉林召大壯等先誘
大壯三壯故能俳優大壯宿鳩道尋三日乃得之同至吉林特
軍署呈請批入閩澳無投受溫公文牒將軍親鞫大壯等供
認不諱乃械繫護送歸案先由六百里鋪供盜覆覆而和
撫郭爾敦國仁據巡撫已視事溫公提訊大壯等供稱在歷

賊鄉間起意糾楊進忠等十一人同赴泰安劫徐文誥家
苦無路費先在章邱之宋家庄竊得衣飾十餘事並財
火鎗二桿帶藥葫蘆一具大壯喜曰文誥家有壯永柱技勇
絕人流星無敵既得火鎗則無畏彼矣三十日二更至文誥門首
齊開柵門永柱在門外土室開關奔入柵內喝稱我相永柱來也
大壯厲聲言來者即開火永柱曰來者不怕怕者不來側身
使流星直上大壯三壯分站夾道牆根一齊向外開火各傷其一
而餘砂著柵門簾文誥聞大壯悞詞始明永柱鎗斃之蓋
以渠兄弟一路竊放鎗火心中頗疑誤殺永柱故也三壯又悞殺
入柵門即欲取驢頭頂知文誥妻裝盡最遠任夾道屋
遂直前推門甚堅以磚擊腿折數柵開屋內婦人言吾兒晚

殺月英驚嚇去月超開門放汝等入被箱籠故門不傷損寬
不可入而脏得入手大杜三杜專持火藥防永程志經搜脏不意永
程鏡斃又聞屋後鐘聲亂發裏吳奔散不及牽制頭口
文詰因哭陳失脏皆弟婦嫁服故倉卒不能託顏色表裡
然後汝病所稟之四疑盡豁謝工國仁面詰大杜等曰事隔
四年尚能記憶如此清楚乎大杜曰自己做事如何不能記
憶國仁曰且仔細思想但一畫供即鄉赴市曾矣大杜等曰
詳曰做强盜該放又鐘斃事注循之人反累事主受四年牢
獄且聞其百萬家資十之七八已耗入官吏囊橐我輩做該
殺久矣有何冤哉屈希冀再察思想國仁坦然猶控大杜
語稱弟兄二人放籍皆係向天上嚇放且並未裝砂子駁回籠

溫公嘗曰：雖使工值百金，亦不足貴。國仁者，溫公勸也。

審溫公知國仁意欲棄其出省月餘之際，遂情結，乃引
勳撫係布政專責，不肯行而免。道童槐擢江西按察使，
亦家督同年生也。國仁乃視密謀，所以傾溫公者，所以槐為
代時布政使，其數安敦厚，持正雖不顯，抗國仁然。檢案由蕭常
不能怯國仁之意，好欲為議，使槐回東後，并整等岳公而薦槐二
十四年，國仁於奏報三場完竣，摺內夾出密奏，承恩自以曾任總
督，不肯受人苛罰，為乞病避賢，可哀憐狀。而槐即以通摺，
陛見，竟於數河。

上怒，褫承恩職，命代以視國仁，即奏請迴避。桂文詰案，文槐勸奏
溫公臨行，別岳公於蕭署，握手曰：「徐文詰案，所以能得清平反者，
後勝和縣趙毓駒之功也。我法被人必強，餘憤於毓駒，毓駒有母。」

年逾七十不可使作萬里行以廣吾子岳公曰公去我即其饋也
假得留此敢不聞命溫公遂行國仁先出城至候館居民萬數詢
詢累之至不可道國仁直有抱髮踉蹌返署不及送溫公視扶杖八
日即動承惠存某任一年審結二千七百餘案採輿核券宗有四
案委不公允奉

百發閱新疆國仁見溫公已外遣無能助艾澹者乃決意翻異
謂溫公得任之武定府知府王果懷叢之果仍照原詳撥改登州
府知府楊世昌世昌亦溫公所可者許以濟南到省一詔即引
疾月餘國仁不憚已百視共密謀之署嶺南府知府龔嘉穀
獻之嘉穀先收張鵬當以教無誣良一日文詔使訊坐階下有
溫公所捕之地案盜犯銀鑄過又詰前問曰若非徐文詔乎文詔

日諾盜犯舉鎖鍊擊元諾頭流血馬見音若故壞吾山東教士
年未有之好按察高生還敵魄然見人耶家數望見之嘶吼
類入文牒旋出逃因仁意其必入都命戴叱追之不及因仁接却
抄見元字等馳期帶同徐文誥赴東之

旨復坦無阻措視離力持翻案然以政事再三閱兩月未得
一接本案犯証國仁急就溫公原詳畧加刑削匪節奉

嚴旨援他條減議因官以魏名具相福而福長○二十餘言議
窩函晝夜乃敢在魏至其畧拜表奏姪捐出三日而星使極臨
提托復勸烏夫壯等釋文誥歸案加議汝弼論遣其餘
聞官遂擬魏案所議重者褫職輕者錮級而督堵河南馬陸
渠法合龍之六姓協辦大學士吳敬五錢俊相親以合龍功

後租福遂得復列官匪矣

嘉慶七年故江西提督阿林保于浙江布政使任內面奏祈
水漕

正命回任其捐浙省官民緣傳以為面奉

俞允矣官吏歡躍謂既准外加三五則一切弊氣云謀求皆有
必豁而浮收勒折可以盡所顧忌及捐到

上念農民終歲勤動衣食每苦不給所賴封圻屏翰勤
求廉吏以拊循生息之豈宜別設科條為貪官巧留地步
况奉准額外浮收即同加賦耶

家法也遂明議

諭旨駁斥之是年冬歸安縣知縣徐起謂欲捏造新定八

折

諭旨張示檄御其友謂湖州多鄉宦邸抄無不見者不便
不如祇以硃牌寫奉

百八折收讀六字排列倉門既可暗嚇鄉愚又時極易防不至
他處十八區民陸名揚完糧至倉見硃牌糾鄉人摘牌去其
時上滑風氣尚不能明目張膽袒護浮收起謂恒懼急以白金八
千兩詳名揚謂此區尚有未說下忙條銀七千餘兩盡截奉給花
戶並定以開倉第四日收此區額增萬五千餘石每年解石作漕
九斗五分也總提積飛能請弊乃可還牌起謂不得已而宜改約
此區區民德名揚甚以念其公廩一切嚴守者有皆就名揚平曲且
名揚稱折平允鄉人悅服稱曰名阿爹阿爹若老人尊稱也

附近隣鄉縣慕其行祖往頂或者無不厭其意十八區至高
庶自七年至廿五年其術遂無常入公門倚術門為活計
者尤切焉江浙雜連界曾甲天下而浙省得收至重不過加四
五江中江省尤為手城唯捉豬飛解則同鄉人究糧皆以一麻
袋盛米一斛漕書於解過數袋後取一袋倒袋中不巧過解
名曰捉豬其過解而隙混不下解筭則名飛解捉豬明西飛解
暗浙屬大約十解捉一豬江屬大約五解捉一豬飛解則乘利
便無定數計前後十年之中十八區竟賴漕唯程三立任歸安
三年名揚若鄉人曰程久其室為宦清正嘗與共戴一帽以賢
辨公戴帽者淋解尖也五石可為脚米五升然程君去任則
江府縣恨名揚甚而無可如何每於工海昨前新若早輒指

在揚州府署有錢友王五者盤踞廿餘年乃串搭榷票費
數千萬而結連省幕莫能去常持請紅票大畷洗十八區
之論以此因工下之歡二十五年夏工游以僱補知州王壽榕置有
歸安縣事詣●轉讓委官廳內坐州縣七八人而起謂適在
各舉手為壽榕賀起謂曰吾兄此去如何為治壽榕曰首辦陸
名揚耳起謂笑曰吾兄材力如何能舉此事莫出大言免貽後
悔壽榕曰徐兄以已度人故輕量天下士老玉豈肯為戲言者
起謂知壽榕壽榕以織語乃曰小弟本懦弱無用但恐自命幹
濟才到臨時反懦弱無用之不若老王果了此事情願請諸兄
當面看小弟做烏龜爬出棘門以供一笑不能者如何壽榕起
詳曰老徐本是烏龜諸●異日着眼看爬諸未竟內傳壽榕

壽榕即陳非辦漕糧陸名揚不可時巡撫為陳若霖然其
言壽榕遂在者募券勇素著者數人同之官厚給王五者
核善役皆以武事為進退內外監所有積賊烏徒悉釋而
券之至八日集眾且六百人阻航百數更餘裝柁歸多獅河
吏獲眾請所之壽榕指水道不告所事至夜分距名揚不一里有
橫港壽榕命入港口眾曰進此港即名阿爹家豈欲擊名阿
爹乎壽榕曰然眾譁曰名阿爹正直行人各數柁散去壽榕即
去丁役五六人棹舟返天隔未明王五自府署遣人至縣探消息已
才離次知府方士珍坐王五書房中商稟樞定拍案笑衆見
壽榕密坐意盡矣而德清令跟蹤亦至與冠帶髮辨吳
穢不可道其區處鄰女是境其後則德清壽榕密約

德清令斬其後路德清令卒快吐百餘人夜入八區界去
名揚家所居十里即縱掠居民驚起捕盜德清令墜者其
民苦中餘衆恫窳德清令著放爬出害手足相助穿榴畦
里許至河邊得舟即轉舵赴府哭訴壽楫曰兄為我受累不能
不會銜通稟王五日此時距叔漕滿三四月難以措詞現當天下編
素可捏為陸名揚濫戲集鄉衆預約抗銀報如此則本縣互翻縣
官例得彈壓禁止而名揚竟敢糾衆抗拒毆辱官吏則事
近大送不慈工請不嚴辦再改名揚為明揚以觸怒

聖心則事辦決注陸壽楫以為善注五逆具稿歸安德清會印
通稟痛府加轉若霖以紹興府知府張青選曹署湖州較士查為
難罷調同往查辦請選書查攜吏役二百餘人坐船至菱湖逼稿

入張尚未至十八區界徒役見岸上有居民百餘戶乘機掠掠居
人各持穢桶滌拒後奔山船口竄避穢士淫座船笨重不可轉
更後爭土士淫船士淫船沈溺斃斃府役死者二人青選以乘馬
獲免其地距名揚家且二十里初德清之役居民以為盜賊去無
所損其未報案及士淫舟沈名揚方知為捕正故自念年逾六十二
子幼弱瘡僅中人度與可伸訴者乃署其子淑友家自削髮入
浙至江蘇無錫縣泗迹僧寺而青選注淫匪名曹明揚稟報
拒捕殺府役攝涵知府請大兵若霖按察葉汝芝不勒行乃行布
政伊克不素布政頒省兵四百名行抵湖州晤湖州協鎮差前後
情實乃不聞兵青選士淫不得請乃請懸賞賍捕布政曰我
未携幕帟友未可代擬稿請選具稿日獲明揚者賞管銀一

萬兩報信軍之布政以福示隨員候補知瑞麟阿督部之妻子
也對曰何不查劉第五米毛李賢格銀數布政乃怒裂其福
即日回身而若霖于布政帶去五省時已孫府縣稟入奏聞布
布政不主用兵因日日差升候問再次及聞布政回遣門丁迎於五
十里外布政見之謂曰不意天老改練達乃為貪酷小兒也愚弄
至此我若稍粗幾助樂為虐矣門丁馳報若霖恒懼失措
自迎於城外候館故事兩司出省差旌先工院乃回署巡撫於次
日看拜布政聞若霖出迎乃改由他城門入已署若霖隨至
布政署拜看布政以病固辭急召幕友商具摺恭奏為
言始末情甚曠血盈盈禍凶不能看幕友誦之布政切正言
狂叫誦未畢立送而逝而若霖擢兩湖提督代者為刑部尚

侍郎即承瀛批任急捕明揚不可得仁和錢塘兩首縣獻策
遣兵七百名往探明揚祖墳承瀛許之以候補通判吳璠
領其事明揚本吳氏子後於陸陸吳兩姓墳墓王名者被
殺數百于塚十八區男丁皆竄匿婦女守門戶者被并其
淫掠至有以強暴捐軀而屍僅蟲腐不收斂者明揚聞
鄉人被難略如前明接賊時乃於道光元年四月自投於白
把提壇聞信馳稟日卑職訪實該逆所在身先士卒拉
住髮辮自把提續把其腰遂得就擒依瀛詳囑稟乃撤
兵去之省多匪者扶杖而後能行者按察鞠明揚何以無髮
用揚去年九月內削髮為僧以圖逃匿按察笑曰汝髮被吳通
判批脫而詐云為僧欲改其頭功耶讓工承瀛親訊明揚到

撫都堂時風日尚晴雨及反擾出署天忽沈黑對面不見
人竟日不解而歸安烏程德清三縣居民驟全為都主地廟
以祀名揚以正法信至日開光買香者藉茶奠者為之空市然兩
江孫閣督又於二十五年冬杪以八折收漕器入告

軍機處秘其事都下無得見片紙莫字者次年江省州
縣紛紛奉閣督行知給事中王家相廉得其福乃具十不
可相指駁戶部侍郎江蘇學政姚文田請奏尤婉切而情
詳學士秦承業以舊學恩從容為

本工韻

祖宗政憲乃奉

通諭正其事江省遂不勝貴是年江都縣知縣陳文述收

漕時竟以奉

首八折撰示張斯士民莫敢誰何而歸安令初棄殺陸明揚
之歲浮收十二區捉猪飛解如他鄉十二區民噪令捕得四人鎖
押入署乃大辯曰四人必死矣吾輩第求得其當入倉轉官
親限幕漕書得一人以解令急自士陸士珍曰今年能如去年
再辦六案耶若能了者了之不能吾唯有實揭彈收不能
以薄命為徇令乃遣人至十二區請仍以第四日專收十二區米
九五折如前送四人還以易一人初四人就捕自分不測而今以知
府故急謀未暇受四人詞及一人回署則育身無完膚矣承
臨漸悉其故悔恨飲泣以至失明

論曰近世之言冤獄者推柴大紀楊天相天都謂大紀之禍

古軍第成得書方
名詩官初

起於福父襄拉手天相之禍起於提督陳大用欲擅功專奏
不會提督蘇凌阿銜予友寶以張孟如汝與大用天相相識
為予言蘇督新貽繼刃之洋盜八人蔡奉實在其中非僅
後有二人在口東破寨已也然實係于提周非能所獲天相為
其營主倚勢以白金三千奪之是則行財冒功天相故非無
罪者也嗣石果勇候楊宮保共事馬公蘭述及天紀之榮宮
傅傳言聞之時齋宮保其時宮保以武舉從文襄渡其營
柴相被全紅兩猴坐城外道傍旁侍者三四十人皆步健衣服
都顏馬膘壯鞍轡鞵然過

欽差十數柴相皆不起父襄至乃執敵禮文襄故不伏入
城見士民乘城者皆踞地閉目以手拉草根和土納口中無

生人色文表言餓甚者近粥飯死命先以糲漿糶灌之兩
日乃互薄粥得活者數萬人必入鎮署又見鋪墊華腫查存
倉尚有米二萬餘石乃怒欲據實奏劾聞督李侍堯
力請始得以免事論死予前聞在臺嘗長隨之周姓言其
目擊事事五宮傳說畧同當共濟過風之時而不惜士卒自
維至此其不至他憂者

列聖深仁厚澤有以作立信之民激發其忠義自捍疆
場大紀賴藉以偉遊異教雖殊死斯當其怒矣至段氏有
財而不知自衛幾無克卵想列妻義莫知省哉斯所謂殆
有前緣耶徐令固上行私瀆名揚出五為難雖財不入已
固非自全之道矣西鄰里教信至不煩官府者二十餘家

產無所增入曲者不以為怨其直諫有足多者戲言批激
竟報夙怨所謂歷不忘亂者也人怕出名豬怕壯誤言其不信
笑乎文諱之竟不死幸也溫公初任直督頤不能守釋衆望
輟後起而東省吏治為之不爰擊貪酷極困起弊不可更僕
數皆予害岳公署所親見豈非君子之善用悔哉荷戈未久陔
界方滿說口沮危卒以不用迹溫公自曹郎起道府陟封圻
嘗康不可過是必有推挽之者矣惜然晚蓋遂嬰衆怒伊
公得仁無術損日至成生得毋將有所辱而其疾耶帥公極
浙六年政聲出封圻最獨夫詳慎遂貽重悔然草菅民
命以為得計而終身安富康強者比也帥公獨知所悔遂
以贖而廢矣悲夫

謹曰吾私度承宣山東誠述堂提刑江蘇皆延予為提理初予
皆巧約日賤于才力但能辨七分不公道事過此不敢問何然在
私度所區然踐言佐述堂未免有闕九者矣吳棣華提刑
聞而怪之問曰人言吾子辦事必以七分不公道有諸予曰
畫地自守節志也然常媿能無瑜盟棣華曰不公道至以
分甚矣吾子得毋憤激而發此語乎余曰豈弟君子與
易由言何閔下之言之易耶衡時度勢非至七分不公道必
不能行不公通僅至七分則吾心差可甘安而訟者一勝一負
亦皆得以自恤戢于調和而為此期望不可必之談何閔下反
疑為情激耶棣華曰願終其說予曰無去兩司則承審
官已為被告故本案之曲直与有司之平枉以十分為率官

民各居其半其在官之五分難以言公道矣民與民爭
曲直而訟案有司枉之然後每與官爭甚至本案之曲直
而竟與官爭平枉則上將之有意毆之也故善者惟於本案
曲直爭多寡之數曲直在案者果五而得三是謂所謂六顯
已而下也誠訟至于提省審辨兩造之力皆已疲盡蓋有亦
已而不得者矣公道至五分之三直者之氣必平曲者之健也
常恃官吏見公道昭上游則已矣其所恃而又不為已甚留不
公道之三分使得藉以自飾豈有不可已之事乎本案之曲
直明官吏之平枉自見而直者之氣平則其與官爭也不力
而枉在官者上游可以意消納而不至翻異故予嘗謂保
全官吏在舒民氣而不使之構者良以此也今在省獄

狀辨案者不然人卷至省其曲直未嘗不了然於心目也以為順
其曲直則官吏之獲從至重必顛倒黑白勢禁而強持之益
深使之喻必爾益熱使之喻火因之焚以甘心就枉而不悔
憾也夫直者以不甘受民之枉而訴於有司有司既從而曲之
激為工控而枉更甚其果能甘乎且工游曾二何利於其間
我然而控江必以為事固全倚不可長許上之風驟禍造劫
始有不~~能~~道料者此賤子所為必以七分不公道為約而自
計平生所經歷猶內愧也魏華曰吾子之言痛切矣世間竟
無不公道在七分以內之事乎平日惘然受理稱持公道雖
使至八九分可也至兩司則格礙多矣然不日三分公道而曰
七分不公道者為不公道之數已盈溢瓶不飲更以公道有

居故吏其詞使居上游者知所儆懼也賊子所經民与
官訟之案數十起証在民者不過三五事耳受理之初解
結梳根務求得實官吏懼憚恐問官亦為之咋舌相結肆
謗讟然其卒也未嘗辨一息案而絕無釀成巨獄者以不
欲橫民故也近世以橫民而致巨獄者如安徽之壽州案江蘇
之金山案浙江之德清案皆何煩

聖慮星使充地問官府道以下胥袂赴成而剖別本案曲直
誠未能得十分之三閣下所志也有一案恭一官則一省之可居
者或寡矣結正其本案而通融其目錄牽掣者七分不公
道不亦可乎樵華稱善久之然而是說也祇可用之於控訐
之案至官吏自為亂法復何顧忌之有雖然不可以不務

昭其信也。故曰人而與信不知其可。君子信而後勞其民。阿
孫炳鉅公為八折板漕之奏。其用心固未必專為屬吏開方
便也。惟素行不足取信於民。而屬吏之信之甚。執事控

旨誰愚為

國歟。怨豈必歸安。始有徐江都。始有陳武鄉。以詣監照例
強理初。心固與他也。吏誘於外。友箴於中。凡此皆有司自為軌
法不聞託。而上游不舉其職。動引按鼠忌器。以為說罪坐
所由惡者。有未必同此夢也。春安勸而疑之。而導以出路
未為天失也。事雖明白。乃任性負氣。倚上游以興民爭議。以
昔惡不亦宜乎。予留別方明湖詩云。無非同有非。無罪同
有罪。齊治自吉。然於今竟莫改。豈惟齊而已哉。

吳諧

戊子歲杪候友生於鈔閣逆旅案上綏冠紀畧同舍繙閱
至虞淵沈服妖類載京師婦女宴會出遊好蟒服乘車不
避呵噉視其衣交龍燦然亂上下之序臺諫屢以為言禁
不可止喟然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世豈有蟒服宴遊者
乎是必失實其別客吳人也笑曰君不信耶今其習染於
吾吳請得以目治者為證特前朝尚有能言禁止者耳夫
榮華光耀則百惡除滅蓋自古嘆之矧在婦女茶叨氏者
本寶產或獻之巨室列於北屋未幸也其主人庄佃徧南
北患諸僕出司庄佃輒侵租入故常遣愛姬督其成優其

名曰別宅茶忒氏聚聞言別宅去主人遠常私司庄僕役
小隸為鷹犬厚餽遺主人左右交構蔽主人苦累佃客將
使主人庄荒減歲入終必為家計憂主人深念茶忒氏內
不比諸姬外不比諸僕貞而祭又所言得裕家之本而庄
佃以在吳為最大逆使居吳以務寬佃力茶忒氏至則服
鳳蟒御綵輿歷阡陌諭佃客以主人意佃客感泣叩頭頌
夫人賢明慈惠洞小人疾苦諸僕慄慄請條教已而有小
隸之謹者遇佃寬茶忒氏怒曰如是則入數較少若何以
自給且抑正租漸不可長又有侵租自肥者積數鉅至不
可掩覆惶遽無所措而茶忒氏語管家曰吾嘗過彼管佃後

應甚具設是宜多費若其集諸小隸酌盈劑虛釀舉之母
煩主人聽於是諸僕覺從小隸到佃客而橐租簿所收
存者然心懼茶切氏或一旦寵替事軌敗相率購姬侍常
幸者浸潤稱譽之及佃客不勝腹削環訴主人茶切氏乃
曰諸僕皆主人所遣職在管庄佃非率小隸嚴督佃客額
租且不辦彼佃客何厭之有若以佃客言責諸小隸是諸
僕亦有咎即更他僕益不能約束佃客佃客且益驕雖妾
且無權又損主人威况諸僕隸力辦庄佃事多有不能銷
算經費者又各有妻妾子女仰贍給佃客自愿於租額外
別輸小租為酬報事非始今日今乃受不快諸小隸者愚

弄耳實不出佃客意主人惑其說嚴斥訴者佃客多毀家
漸至無力冀畝畝庄日蕪穢大小租故不減前然籍簿大
都子虛矣監奴備知之以茶切氏故不敢詰茶切氏又時
時以諸小隸廉幹白主人得進廉儻者過半主人謂茶切
氏督庄佃有成效既佃客與小隸相安益治因致豐裕戴
主人恩德乃大寵幸八月茶切氏為秦淮賞月之遊以其
古金粉地也艷飾加盛以稱之秦淮凋敝久聞見樸僂觀
者為市之傾市過於吳時雲間並海處有異禽質鷹也頭
畧如虎自秋浦來於潮誕日集城中作人言曰鼓穿牛具
殊不避人茶切氏聞之命管家致之吳以待返柩媼婢風

親幸者皆識之曰鴝鷓也當為室家不祥最後有羗婢羊
朱氏自詡知書獨曰非鴝鷓乃鳴鴉自紫陽訓鳴鴉為鴝
鷓惡鳥致諸姑妙治其誤其實鳴鴉名巧婦又名女匠工
為巢以所繫卑弱故常為人毀侮見詩疏及孫卿子若夫
人畜而養之齒於鷄練則莫不佩服夫人博物淹通不惑
俗論矣茶忉氏大悅悉以別宅事柄授羊朱氏諸小隸奔
走承羊朱氏意指無不至羊朱氏珠翠粧璜騎從遊街巷
炫燿煢赫略等茶忉氏茶忉氏唐人爭側肩引領望顏色
嘆羨不絕口斯非所謂蛇化為龍不變其文者耶誰復賦
不稱其服哉同舍與聞者或詢其住址閱閱客大笑曰是

諧也吳人故善諧因筆而題之曰吳諧